

主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故園情

傅瑞莎等著
崔文瑜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傅瑞莎等著

崔文瑜 譯

故
園
情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目錄

1. 故園情 (Jane Fraser 作)	一
2. 遺產夢 (Dorothy Parker 作)	一六
3. 失約 (O. Henry 作)	二七
4. 廉讓 (John O'Hara 作)	三六
5. 外國人 (Francis Stegmuller 作)	四九
6. 抽煙斗的人 (L.E. Sissman 作)	五七
7. 替身 (Ray Bradbury 作)	六二
8. 二副 (Sir James Bisset 作)	七四
9. 火柴 (Charles-Louis Philippe 作)	八三
10. 媽媽 (Ring Lardner 作)	九〇
11. 聰明女郎 (Elizabeth Milne 作)	一〇五
12. 怨 (Sally Benson 作)	一一九
13. 愛拉小姐 (Zelda Fitzgerald 作)	一二八

14. 同床不異夢 (Will Stanton 作) 一四三
15. 老賈和壹萬元 (John O'Hara 作) 一六三

故園情 (Jane Fraser)

作者簡介：

傅瑞莎 (Jane Fraser)，英國現代女小說家，一九二四年生於英國康瓦爾郡的梨城，現年四十六歲。幼時，除上過私人學校外，並未受過正規的高深教育。二十歲不到，就投入社會，自立爲生。由於長期的磨鍊，生活經驗日趨豐富，加上她天性聰慧，觀察敏銳，所以自從事創作以來，成績斐然，頗受讀者的喜愛。經常有短篇小說發表於英國的「婦女」、「婦女週刊」、「婦女與家庭」等雜誌，也爲電視及當地報紙撰稿。她寫的故事，多半都是輕快的、溫馨的，富有羅蔓蒂克味道，但卻是寫實的，描述現代年青人的生活與想像。她自己有四個小孩，因此她特別喜歡寫年青的一代。她喜愛真理，樂於發掘人性，一向慈悲爲懷，因之她寫作起來特別動人。「故園情」可以說是她的作品之典型寫照。

珍·傅瑞莎是她的筆名，原名爲露莎曼德，皮爾齊 (Rosamunde Pilcher)。作品發表時，她有時用筆名，有時則用眞名。現居蘇格蘭。

如果她要想回頭的話，現在正是時候。她知道，一旦回頭，她決不會在這濃霧瀰漫，海水嗚咽的下午，聽着呼呼的海風，飲着淒迷的細雨，在這退潮的沙灘上，再走這麼遠的。海鷗不時低

空掠過，而從燈塔發出的霧號，更一聲一聲地敲擊在她的心版上。

今年二十二歲的彭阿曼，纖小，秀麗，楚楚動人。一頭烏溜溜的頭髮，平常她總喜歡在腦後，挽成一個大髻；今天，却任它自然垂落。這時，她已經來到了那低淺斷崖的脚下，要想回頭走，還來得及。憑弔舊園，不會帶給她什麼的，葉老太太已經到另一個世界去了。如果她稍爲理智一點，就應該回轉身子，向來路走去，忘掉那份難抑的傷感，只記住它美好的往昔。

然而，眼前這塊地方吸引着她，就像以前她第一次看到它時的感覺一樣。一切都太熟悉了，雖然在霧裏，她却依稀仍可看到崖頂的野草，在隨風飄舞。她摸摸岩石，它們還是像以往一般的光潔，似絲如緞。一陣她所熟知的花草味道，驟然飄過，她就像在海上過了很久久的水手，船雖沒沾到岸邊，她却已經聞到泥土的香味一樣的興奮與敏感。

於是，她不再猶豫，拾級而上。到了崖頂，跳過矮矮的石牆，進入小徑，來到了菜園門前。園內像往常一樣的乾淨，一排一排的菜畦，一點雜草也看不到；而在她脚前不遠，在那有窩棚的一角，是早開的水仙花花壇，綠黃色的蓓蕾，豐滿可愛，只待第一道日光一照，即將怒放生姿。葉老太太一向以她自己種的水仙花自豪，因爲在它們盛開待人採摘時，別人的差不多還要等上十來天，才會開。每到水仙花季，葉老太太三天兩頭就會弄一大把來，然後沒有什麼技巧地，放到中國的藍色和白色瓷碗裏，擺在屋裏，慢慢欣賞。

穿過菜園，是一小段向上的斜坡，坡上長了不少蘚苔。靠着牆，是整整齊齊的果樹棚，外加

一個涼棚，以前這兒曾種過一種可以吃的葫蘆。今天，牆上那扇門，重新油漆過了，把以前的綠色，改漆成藍色，也滿好看的。乍看上去，門關得緊緊的，像是已經上了鎖。阿曼推推看，門却應手而開。裏面是一條綠草如茵的羊腸小道，直通水蠟樹叢，樹葉味混雜着高聳的山杜鵑花味兒，往日它們曾帶給她過多的歡欣。

現在，當然更不能回頭走了，她已經擅自闖進別人的家，就像十年以前一樣。十年以前，她是一個內向憂鬱的小女孩，梳着兩根小辮子，戴着近視眼鏡，長得雖不難看，可也不能算是好看。爸媽又已經離婚，她好像變成沒人要的小可憐，被打發到康郡的大姑媽家，過那寂寞的暑假。

×

×

×

大姑媽人很好，待阿曼也不錯，可是她是一個沒有結過婚的人，對小孩子可以說一無經驗，對一個像阿曼這樣遭遇的小女孩的心理，更是一無所知。加上田裏的活兒，什麼花呀果樹呀，忙得她團團轉，她勻不出時間陪小阿曼講話，更不要說陪她玩，和到海邊去了。

阿曼已經習慣於自己一個人過日子了，這個夏天又特別多雨，自己一個人到海邊去玩，已嫌太涼。於是，沒有事時，她就會東走走西逛逛；有時候走很遠，在外面玩很久。遇到葉老太太，就是在這種情形下。

她看到那個菜園時，她知道這是有人家的，不可以隨便亂進去的。可是，那條小路對她太誘惑了，激起她的好奇心，使自己非要一探究竟才甘心。進了菜園，好像也沒有什麼人看到。索興

她就摘起荀子，玩起豌豆莢來了。結果，還不見有人出來喝阻。於是，她的膽子更大了。在看到一扇門後，馬上推門而入。門內是另一條小路，通向山杜鵑花叢，小阿曼完全忘記自己是外來客了。

在裏面這個園子裏，她大概玩了將近一個鐘頭，葉老太太才出現。阿曼順着小徑，走向草地，看到了一幢房子，前去摸摸，發現是石頭砌的。白色木頭的格子架，爬滿了紫藤。屋子正面，則有一條離地不太高的長長涼廊。廊上有幾張藤椅，和幾根舊的馬球棍。整個這一切，看起來是那麼恬靜，又那麼可愛。

這邊有一層用大石板鋪成的石階，向下通至一個小小的金魚池。阿曼像發現了寶貝似的，跑到池邊，跪在地上，去扳弄起睡蓮來了。就在她這樣自得其樂時，驀地發現了葉老太太。原來是葉老太太的反影子，驟然出現在池中她自己的反影旁邊。同時，一個低沉的、粗嘎的聲音，說道：

「你要餵魚嗎？」

小阿曼嚇死了，差一點跌倒了掉進池子裏。等到好不容易站直了，推推眼鏡，腦子裏却在盤算着，是拔腿就跑呢，還是照實講。葉老太太滿頭白髮，一臉皺紋，古銅色的皮膚，冷冷的眼神，望望就令人生畏，更不要說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子了。

「我問你，你是不是要餵金魚？」

「不，我……我只是看看他們。」

「我一直在看着你，到處亂竄。你是什麼人？」

「我是彭阿曼。」

「你這樣說，等於沒說。」

「我和大姑媽住着，住在村子裏。」

「你大姑媽又是誰？」

阿曼告訴了葉老太太。

「哦，」葉老太太道：「那麼，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要餵魚嗎？」

「啊，我可以餵嗎？用什麼餵？」

「我是餵他們麥片的，來，我們去拿一盒來。」

麥片盒放在涼廊上的一個籐桌上，旁邊還有一團亂繩子，一堆信札，一杯冷咖啡，和一副已經斷了但却用細鐵絲繫好的眼鏡。阿曼陪着葉老太太拿了一盒，回到池邊，灑了一些。金魚馬上聚攏過來，亂搶一陣。

「你一天要餵他們幾次？」阿曼小心地問。

「兩次。看他們長的這麼大，好會吃。有一天要是他們誰把誰吃掉，我是一點也不奇怪；不過，他們長得實在滿可愛。」

「你這兒什麼都可愛。」

「我看得出你喜歡我這兒。你來了這麼久，還沒看到你偷採過一朵花。嗯，不錯，我最討厭隨便摘花的小孩。你要不要吃東西？」

「呃，要，如果你——」阿曼結結巴巴地說，不願意顯得自己也像金魚一樣的貪嘴。

「也許我還可以找到一兩塊餅乾，回頭，你就可以一邊吃，一邊告訴我，你怎麼會和你姑媽住的。」

×

×

×

屋子裏又破又亂，和外面美麗的園子，簡直是兩個世界。阿曼跟着葉老太太，進到像是一個洞似的廚房，望着葉老太太拿起一個餅乾罐，打開一看，失望之至。又翻了半天，才找到一個皺的小紙包。

「好極了，總算找到了。」

餅乾帶着一股霉味兒，阿曼吃時，不用咬，就都軟了碎了。但是阿曼知道，如果要不吃，是不禮貌的。帶着阿曼，葉老太太又回到涼廊。拉出一張藤椅，坐下以後，就說道：

「好了，現在告訴我吧！你怎麼會和你姑媽住的？我看到過你姑媽，樣子怪難看的，好兇。」

「哦不，她人其實很好，也很和氣。」

「你一個人這麼跑出來玩，她不惦記嗎？」

「我都十二歲了，我會自己照應自己。」

「你爸爸媽媽呢？」

「他們都在倫敦，但是……」

阿曼沒想到自己會跟誰講她爸爸媽媽的事，然而葉老太太的眼神，葉老太太的語氣，葉老太太的動作，在在都使得阿曼像是遇到一個親人似的，非常願意把心中的委屈，傾訴出來。葉老太太靜靜的聽着，既不打岔，也不嫌煩。阿曼越講越起勁，於是，她把她想的，她看的，她感覺到的，一古腦都說出來了。一下子，心裏覺得輕鬆了許多。

「……所以，等我這次回到倫敦，就只剩下我和我媽媽了。要去看我爸爸，只能隔一陣子去一次。爸爸會想我的。」

「你們在倫敦有房子嗎？」

「沒有，是住在公寓裏，沒有花園。你的花園，是我長這麼大所看到的最漂亮的一個，又這麼靜。」

「平常這兒沒有霜，」葉老太太說：「也沒有什麼風，更沒有什麼人來，除非我請他們，所以你說的很對，是很靜。」

「你也沒請我，可是我——」

「我現在請你好了。我喜歡你，也願意跟你講講話，以後你可以再來。現在你該回去了，要不然，你姑媽會着急的。我還有一輛破老爺車，還有一個老佣人替我開車，他會送你回去的。你一定要再來呵，不過，可別指望我每次都給你餅乾吃。」

這就是阿曼認識葉老太太的經過。以後的日子，她和葉老太太的友誼，繼續發展着。大姑媽壓根兒就不贊成，葉老太太在村子裏人緣不好，村子裏的事，她一概不管，而她自己既不請客，也不讓人進她的園子裏玩。所以，大姑媽就對阿曼說，我想你該不會願意和那麼一個古怪的老婆，做朋友吧？

阿曼嘴上不說，心裏却早就打算好了，不頂撞大姑媽，可也不理會大姑媽的話，繼續去找葉老太太玩。

日子慢慢地過去，阿曼也慢慢地長大了，現在已經是個護士小姐了；而葉老太太却好像一點也沒變，一點也沒老。

有一次，葉老太太對阿曼說：

「阿曼呀，你好像比小時候好看多了。以前，你實在不怎麼漂亮。對了，我怎麼好久都沒有看到你戴眼鏡了？」

「我還是戴，只是現在戴的是隱形眼鏡。」

「這年頭興的東西可真不可思議。」說着，拿起老花眼鏡看書去了。

× × ×
耶誕節剛過，阿曼就收到了大姑媽的信：

「我知道你聽到葉老太太逝世的消息，會很難過的。但是，我又不能不告訴你。事情來的太突然，她最多只病了一天半。八十三歲了，她的身體可真算硬朗。她一過世，我們都以為斷崖上的房子會出售。後來，却聽說她留給了她的一個遠親去住。這個遠親，大概一兩天就到。聽說他將在這兒的翻砂場做事，好像還沒結婚，因為他雇了一個女管家。出殯是上星期四……」

阿曼剛得到幾天休假，她就寫信給大姑媽說，要去看她。今天，是她休假的第一天。霧號好像就沒停過，她的腳也沒停過，從村子裏出來，經過長長的海灘，她又向斷崖走去。她要向葉老太太最後一次致意，她相信，這樣葉老太太才會安息。

菜園的門，在她走進來以後，又被風給帶上了。順着小路走着的人，沒想到她十年前的闖入，會帶給她這麼一段長久而難忘的友誼。十年前，第一次來時，正值盛夏；而現在，却只有番紅花和早開的百合，在光禿的枝頭上吐蕊。金魚池依然故我，小徑上也很乾淨，連玫瑰花枝也好像剛修剪過。阿曼轉過身去，望着房子。只見涼廊上的籐椅，被移動過了，地板也似乎被清掃過了。

安息吧，葉老太太。

突然間，一陣犬吠，門開處一個男人從房子裏出來了。他穿過霧色籠罩下的園子，向阿曼走

來。他穿著一件深咖啡色的套頭毛線衣，一條淺咖啡色的燈芯絨長褲，鼻樑上架了一副寬邊的眼鏡。他問道：

「你要什麼東西嗎？」

阿曼驚魂甫定，被他這一問，又尷尬萬分，臉上熱熱的，一下子紅到耳根。

「不是，」她說，同時用手掠一掠那已經濕了的頭髮，臉上勉強地浮起一個微笑。但是那個人卻沒有回她一笑。阿曼遂繼續說：「對不起，我亂闖進來了。」

他依然不動容地說：

「也沒有什麼關係，也許你迷路了？」

「不是，我沒有迷路，我知道怎麼走。」

「你從那兒來？」

「村子裏。我是順着海邊兒走過來的，我——」她猶豫了一會兒，接着，她覺得他眼神裏好像已經沒有了剛剛那種拒人於千里的冷漠，乃道：「我認識葉老太太，以前，我常到這兒來。」

一皺眉，他問道：

「你叫什麼名字？」

「彭阿曼。」

他馬上咧開嘴，笑道：

「哈，我真沒想到。」

她一怔，然後問道：

「你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我叫葉桑。」

「你是——？你也姓葉？我知道你一定是葉老太太的遠親，可是……」

「什麼遠親！葉老太太是我奶奶。」

阿曼更爲驚訝了：

「奶奶？他是你奶奶？我怎麼從來不知道她有孫兒呢？」

「誰也不知道。」

一陣海風，帶來了一陣急雨，眼看着他的毛衣就要濕了，阿曼也凍得發抖。

「來吧，」葉桑說：「我們還是進去談吧。」

「可是，我並不是來談什麼的，」阿曼嚷着說：「我只是來看看這個園子最後一眼。」

葉桑瞪了他一會兒，然後上前一把就將她拉向屋子裏。

到了涼廊，阿曼只得順從地把雨衣和膠鞋都脫下，隨着他穿過法國式的落地長窗，進入了客廳。裏面還是老樣子，沒什麼大改變，只是少了幾盆花，而且也乾淨了許多，書架上尤其如此。以前，桌子上亂七八糟地堆滿了沒有回的信，發了黃的照片、各種園藝目錄、線球，以及舊信封